

人物

生活

文学

校园

木槿花开莹莹然

□叶涵

那时，每到初夏，老屋的竹林边、水井边、河岸旁、乱石沓处，到处可以看到木槿花次第开了，仿佛夏日里的一支支小喇叭，白的、粉的、紫的，亲亲密密你挨着我挨着你，灵动、鲜活，美极了。

大人们都叫她喇叭花或者槿树条，我亦随着叫了几十年。晨雾氤氲里，她枝叶苍绿，花姿秀雅，面对朝阳莹莹而开。微风徐徐，长长的黄色花蕊轻轻摇曳，飘散四周。天天朝气蓬勃，天天精神抖擞，就像我欢蹦乱跳的童年。

木槿花是灌木类花卉中花期最长的，从夏至直到霜降，她恣意绽放着，流淌着一股丰沛的生命力。而这段时节，正是江南多风雨的季节。绵密的梅雨，狂野的台风，凄冷的秋雨，按季袭来，她却总是从容以对。风来，与风共舞；雨来，昂然不惧。即便落红铺地，第二天依旧繁花满眼，似乎无论发生什么，她总记着她的使命，开花开花，用生命开满树的花，在大地上写下自己的诗行。

那一排木槿，长在河岸边，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每天，她们目送我上学，迎接我回家。当我背着书包走过那里，总是忍不住慢下脚步。她几乎透明的淡紫色花瓣上，挂着晶莹的露珠，如小荷在清晨初绽，给人沉静的安宁，深深拨动我的心弦，又似乎是含泪的微笑，沉默又倔强。花朵在晨风中兴高采烈，仿佛在无声地和我说话，少年，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日复一日，木槿在四季轮回里无声无息地生长，从枝条伶仃到花叶繁茂，从我的童年到少年。无数次沉默相对，她的柔韧内敛、安然守静，悄然注入我生命。素淡光阴里，她默默教会我欣赏淳朴的美，教会我执着坚守。每当我黯然神伤，一想到她生机

粲然的模样，内心就勇气充盈。年少的我并不知道，清风摇曳的晨光里，天天见到的灿烂花容，已不是昨日的那一朵。

那些年，每到七夕，奶奶都会采摘槿树叶，撕碎后揉搓出淡绿色的汁水，黏黏地散着清香味。我将汁液抹在短短的头发上，用手指轻轻揉呀揉，滑滑的叶浆在发间游荡，一阵清凉由头皮渗入，漫至全身，仿佛酷暑里喝了一杯冰镇汽水，浑身舒畅。洗后的头发丝丝顺滑，就如用了当时盛行的海鸥洗发膏。

一个春日的午后，奶奶走了。没人再为我摘槿树叶了。很多年过去了，我以为我忘了曾经被我称为“喇叭花”的那种花和叶。

前年夏日去绍兴，恰逢七月初七，同行的友人告诉我，七夕用木槿叶洗头是绍兴人的一大风俗。

当地传说，越国大夫范蠡为寻觅美女，来到诸暨苕萝山下的浣江畔，见西施正在浣纱，后跟踪至村中，见她在用一种树叶浸泡的水洗发。洗后的头发柔亮乌黑，一问，得知是长期用这种树叶洗头的结果。哪种树叶？原来就是常见的槿树叶。越灭吴后，在农历七月初七日当天，范蠡携西施泛舟五湖隐居，从此湖海扁舟不系。绍兴人为纪念西施，逐渐形成七夕女子用槿柳叶洗头的习俗。

“年纪大的洗头后会洗掉一年的晦气，年纪轻的姑娘则会使头发黑亮并能找到如意郎君。”友人笑着和我说话。

这么古老的一个习俗。亲爱的奶奶，当初你细心地为我摘槿树叶，一张一叶间，都是对我未来的美好祝愿吧？

那河边的木槿在我读高中时就消失不见了。但在后来的日子，不论

我欢喜还是忧愁，不论我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我总记得她，淡粉色、单瓣，无穷无尽地开花，仿佛要开到生命的尽头。

终于知道她的大名叫木槿时，她已伫立在我的书桌案头很多年。

《诗经》里，她光彩照人、风华夺目：“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说是那同行的小伙细看旁边的姑娘，真是诸般都好，她的脸颊像木槿花一样又红又白，小伙不禁连连看去。“舜”，即指木槿。

唐宋诗里，她风情袅娜、姿态爱怜。时而凄美飘零，“风雨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憔悴牵牛病雨些，凋零木槿怯风斜”。时而幽静闲雅，“木槿花开畏日长，时摇轻扇倚绳床”。时而充满农家情趣，“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

那岸边木槿离离，照亮我回家的路。可她们现在去哪儿了？

去年初秋的一个黄昏，骤雨初歇，晚霞漫天。客舍青青的山塘苑，绿枝照水，空气如洗。友人高君搬出小方桌，准备晚餐。一盘金灿灿的小菜放在桌子中间，洁白的瓷盘盛着金黄的炒蛋，令人垂涎欲滴。友人说，这是木槿花炒土鸡蛋。木槿花？我疑惑着，随即看到了不远处一排翠叶纷披的灌木篱笆，粉色花朵轻姿相灼，拂动的晚风里，碎锦般纷纷扬扬，落在清浅的水洼里，黯然失色，如苍白的绢纸被丢弃，令人伤感。枝上的花朵也微微褪色卷起。

但明天，她们依旧神采熠熠、安静绽放。

原来，我的“喇叭花”，我的木槿花，一直在那里。幽姿雅丽，淡然美好，如逝去岁月里那些快乐的日子，带着莹亮的光彩闪耀在人生的花园里，不语婷婷，开在灵魂的最深处。



本期作品由上海市金山区作家协会提供

一场旅行醉于金山

□余兮

上海是一座能治病的城市
十七年前接种了我的大都市综合征
十年前治好了我妻子的中耳炎
一年前缓解了我母亲手臂的疼痛
今年十月一路向东，去疗愈我的思乡病

农民画有比烟火更浓烈的色彩
红的喜悦，黄的收获，蓝的宁静
我的蜡笔遗落在江西老屋的脊瓦
它们做出的梦取代了锄头的位置
正挂满了厅堂、灶头、屋檐与巷尾

在枫泾古镇，我多次穿越吴越界河
像一个落魄的王子巡视曾经的祖业
泰平桥的弧度与高度足够指点江山
从旧书店的《情诗三百首》打捞爱情
丁聪漫画适合解愁，虹东草堂可以静坐
一本正经有张慈中设计的《红旗》《资本论》
人民公社的大锅饭赶不上了，黄昏已近

“唔啾哩酒家”的黄酒、丁蹄
大红灯笼，温暖失魂落魄的肠胃
细雨里夜晚九点钟的金山宾馆缺乏的
蒙山餐厅正在热气腾腾海阔天空地上演
一场旅行最好的高潮是醉酒
醉酒的最佳地点当然是金山
可以挥土如金，可以山盟海誓
人生失意也尽欢，酒杯亦金满对月

金山不会让我失望，峰顶一百零三点四米
上海市地面最高点，三足鼎立于海中
我曾慕名前往李白的敬亭山
它大得如一首玲珑的五言绝句
在海上渔村饭店我临窗凝望着金山
解除了昨夜一半的醉意

和金山并排的是一位漂亮的女诗人
在金山嘴渔村她曾弯下腰拍摄一丛蓝色的花
我以前从未见过，我在偷偷地观赏
后来，我向她求证花的名字——蓝雪花
如果醉意犹在，那天她穿的是一条蓝色百褶长裙
仿佛半朵悠悠摇曳在记忆的鱼群……

路过彼岸金山

□戎济方

在台湾去野柳游览的路上，经基隆，便看到公路上有金山地名的指示牌，一见“金山”两字，心中未免激动起来。我这一辈子中有效工作时期，绝大部分贡献给了上海金山这片土地。也早就知道海峡彼岸也有个金山乡，也曾想感受一下彼岸金山软实力的体验，没想到随女儿女婿来台湾旅游，会与之不期而遇。

包租的中巴车在海边停下，稍事休息。指着海中一小岛，司机介绍说：“这是乌龟山，那边一块突出海平面的小礁石，是它昂起的头。”这里是台湾的北海岸，对面南海岸，彼岸的金山海里，也有一个乌龟山，海峡两岸的金山就是这么一般的巧，只是一个背壳高耸一点，另一个背壳扁平一些。我向台湾的司机问起金山山芋、山芋冰激凌与金红薯面条。他显然觉得奇怪，疑惑地反问：“您来过这边？”我学着他的国语语速，拉腔拉调回答：“没有啦，书里看来的啦。”这位

司机说道：“对的，对的，金山是个乡，红芋最出名，客人到这边都会尝尝芋头味道。”望着视野清晰的海水，湛蓝湛蓝，我心里想，果然如此，与我想像的无异。

中巴继续前行，一路驶去，到了野柳地质公园。地质公园紧贴海边，岸边有两块较大而且平坦的礁石，上面站立着十来位海钓爱好者，手握钓杆，享受着海钓乐趣。我即刻联想起上海金山的网友“金山渔子”，一位垂钓高手，也是海钓爱好者，倘若得知这一信息，他来台湾旅游并计划到野柳的话，一定会带着他心爱的渔具同行，相信这位金山渔子老兄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过一过台湾海钓的瘾，岂非美哉！回去后，我一定把这一信息告诉金山渔子。

中午，在黄金山城九份旧道吃午餐，我吃了金红薯面条，味道不错。“九份”这地名怪怪的。出发前做了

点功课，此处清初仅九户人家，凡外出集市购物，每样要九份，因此得名。另一说，当地有金矿，土语“有金子的地方”发音，被广东移民误作“九份”。彼岸金山(乡)附近金瓜石矿山产金，上海的金山该不该也产金呢？黄金山城九份旧道上，宽不及四公尺，狭小得极，两旁商铺林立，顾客盈门。旧道上人头攒动，行人摩肩擦踵，有饥肠辘辘的往里冲，有喷巴着油滋滋嘴唇的往外挤，大多各色小吃店、食品店，芋制品果然众多。这么热闹，客流量这么大，不产金矿，金子也会往这地方奔来。

现如今两岸往来频繁，两岸金山的人们都该互学互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如何弘扬地方软实力，把地方软实力化作经济硬实力，让百姓钱包鼓起来，增强地方综合竞争力，可是门讲科学的大学问，有容乃大，更需虚心学习。路过彼岸金山，我又继续我的宝岛之旅。

平凡的一天

□漫尘

谢谢早起的太阳，接走了晨露
皮蛋和粥还是老夫老妻

遛狗的人沿着狗的路线走
其实毫无目的，也不在乎狗屎运

隔壁老章抱来一株含笑，掘走了
原先的金橘树，他嫌不气派

打了霜的青菜就是好吃，菜心甜
菜叶滑爽，菜帮肥糯多汁

饭后在柿子树下发呆。窗台摆满红柿子
等人来，释放憋了很久的果浆
谢谢好心人，把她舔干净
留在指尖上的，也请舔干净

对面贴大理石的师傅，也是好心人
帮我打硅胶，独落的墙角重新挺刮

谢谢这平凡的一天。夜晚起风了
大理石台阶又将湿漉。它们回来了